十七史商榷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

崔湜崔義

舊劉幽求傳幽求令張暐密奏元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崔義原本同誤也崔義當爲岑義

姚崇譏毀魏知古

舊魏知古傳知古自睿宗時同平章事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譖毀開元二年罷知政事新書但改云與姚崇不協罷政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見祕笈續函則言魏知

古起諸吏爲姚崇所引用及知古拜吏部尚書知東道選事崇二子分曹洛邑知古至恃恩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召崇問其子才否崇揣知上意反直言其子之過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而薄知古之負崇遂罷知古此事新書移入崇傳故於知古傳不見新書好采小說次柳氏舊聞一卷掇拾殆盡幾無遺者

崔日用多殺爲功

張鷟朝野僉載卷一云廣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繃子中嬰孩亦捏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元宗封平王廣字衍新舊書日用傳皆不載

此事愚謂盡誅諸韋是也及諸杜非也觀日用之為人一片權謀詭道多殺為功是其所長新書好采小說何以遺之

張九齡辭起復

張九齡由工部侍郎知制誥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奪哀起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舊書并新書宰相年表略同而以母喪解舊作母喪歸鄉里平章事下新多固辭不許一句新書是也予所藏宋刻張子壽曲江集第十三卷載其辭起復表云伏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制復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者外沮公望

內奪私情云云又云臣比年限役多闕晨昏疚嫪之際違乖救藥凶諱之日遠隔追攀而星霜未周冠冕載廹庭闈昔絕几筵今阻凡曰名教實所深哀云云末云實冀哀素有次喪紀獲終俯鑒荒迷乞遂情禮謹詣朝堂奉表陳乞以聞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草土臣張九齡上表後附御批云卿去歲禮闈擢受樞密實關政本將倚爲相頃來升用是會宿心雖屬家艱已踰年序不有至孝誰能盡忠若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詎此情雖奪豈成命可移比日行在佇卿促轡今既至止無勞固辭朕以非常用

賢謁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今日便上然則九齡詔州曲江人以開元二十年聞母訃道遠未即歸里身尙留京未屆期年即起復故固辭第十五卷又有赴祥除狀云殃舋殘生謬承天澤日月迅速祥制有期几筵在遠追慕不親伏望察臣罔極俯遂哀懇假以傳乘馳赴旬月云云御批云不可復見惟餘孝思情禮所歸近遠無別卿當大任朝夕謀猷既從奪禮安得顧思云云此第二次進狀又不許也九齡賢相刪此一節便覺減色舊不如新

吳兢貞觀政要

舊書吳兢傳絕不言其作貞觀政要新書於其歷官及事蹟大有不同且舊云天寶八年卒年八十餘而新去其八年且但云年八十不云餘今無以核其是非只可兩存但舊傳三百餘字新則極詳增至一千八百八十字而仍不言貞觀政要此書凡十卷四十篇元臨川戈直者曾爲集論刻於至順四年有吳澄郭思貞序明成化元年又重刻之今世多有之新書魏徵之五世孫謩傳亦言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云云不知史於兢傳何以不言

郭虔瓘傳脫句

舊郭虔瓘傳虔瓘以破賊之功拜冠軍大將軍此下原本多一句云行右驍衛大將軍近本脫

郭知運傳互有詳略

郭知運傳新舊互有詳略如以戰功累除左驍衛中郎將瀚海軍經略使轉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舊有新無副郭虔瓘破突厥舊書書其時曰開元二年春新刪去以破突厥功加雲麾將軍擢右武衛將軍新刪雲麾又改武衛爲驍衛吐蕃入寇新有彼將名曰坌達延乞力徐舊無以敗吐蕃功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又以功兼隴右經略使營柳城舊

亦無冠軍大將軍經略使二官獨孤及毗陵集第六卷知運謚議書銜有之不當刪去卒年五十五上元中配饗太公廟永泰初謚曰威舊亦皆無威之謚郎獨孤及所議也及集又附左司員外郎崔厦駁謚議據禮賜謚當在葬前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追請易名爲非禮按知運卒於開元九年至永泰元年凡四十五年故曰向五十年及又援引經傳以駁崔厦爲一篇洋洋六百二三十字雖近理頗辭費而崔厦以爲因知運之子英乂位表端揆附從者稱不中之禮作无妄之求其言却侃直

王忠嗣兩傳異同

舊王忠嗣傳一千八百三十六字新一千三百三十七字稍有異同忠嗣有碑今在渭南縣元載撰王縉書立於大歷十年四月予得拓本雖有剝落存字尚多舊傳云太原祁人家於華州之鄭縣新則直云華州鄭人而碑云公本太原祁人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徙家於鄭今爲華陰人者舊新地志華州有鄭縣又有華陰縣古人著籍必指定某縣碑非以忠嗣爲華陰縣人但舊志天寶元年改華州爲華陰郡碑據忠嗣時制以爲華陰郡之鄭人耳似異實同也父海

賓太子右衞率豐安軍使兩傳同碑則以九原太守領軍使當以碑爲正吐蕃入寇率兵禦之及賊於渭州西界武階驛苦戰勝之無救没於陣新刪去渭州西界直云戰武階使觀者不知武階在何處此舊勝新新於戰武階下添追北至壕口碑敘此事亦云終夜追奔遲明會食勦歸師於壕口戮困獸於建毗與新合碑又云掾轜之所殘戈矛之所斃積尸將崪嵣伻厚漂血與洮河爭流氣盛忿衝檄之虞戰酣無存變之意蒼黃顚仆落於戎手亦足以暴威武於天下憯洪稜於蠻貊元宗省書廢朝問故流悼偉其心而

大其節哀其歿而念其忠褒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北
大都護使給事中倪若水乘驛弔祭命許國公蘇頲
爲之文兩傳敘事雖同而所贈官乃左金吾大將軍
與碑全不合舊有安西大都護非安北新則删去當
皆以碑爲正弔祭立碑事則兩傳皆不載碑又云公
之遘閔年初九歲詔復朝散大夫尚輦奉御特令中
貴扶入內殿意苦而羸形絕地擗哀而迸血沾衣左
右動容上亦歔欷因撫而謂曰此去病之孤吾當壯
而將之萬戶侯不足得也衣以朱紱錫名忠嗣部曲
主家後宮收視毋隨諸王問安否獨與肅宗同臥起

至尊以子育儲后以兄事朝散階舊有新無見內殿
及帝慰勉語新有舊無新采此碑也餘皆與碑合新
於此下敘其初仕爲代州別駕大猾不敢干法數輕
騎出塞忠王恐亾之言於帝召還此節舊無新亦據
碑添入但碑以別駕爲大同軍戎副新刪之則似忠
嗣但爲治民之官非武臣矣謬也此下碑敘忠嗣以
讎恥未雪激憤逾深對案忘餐獨居掩涕元宗乃命
以中郎將從徐公蕭嵩出塞但使通知四夷事飽習
軍陣容不得先敵行無令當一隊且有後命虞其天
閼及徐公將入覲京師攺囑張掖公毋以歸報不甘

心乃倏月乘風鞭馬深入鬱標川遇贊普牙官踐更角武戈鋌山立介馬雲屯將校失色猶欲引馳公謂一足未移追射且盡無敢妄動觀吾破之乃超乘貫羌陷胷走腹取白馬於衆中捽大黃而益振茇夷之又蘊崇焉係纍之亦焚燎焉執訊獲醜何啻數千牽羊縶駒殆將萬計幕府上功上益嘆息御勤政樓親閱軍實太常稽憲度將授執金吾上亦多元戎用爲右丞相仍令圖寫置於座隅愚考此所敘戰事乃忠嗣立功之始據兩傳皆並提河西節度兵部尚書蕭嵩河東副元帥信安王禕皆引爲麾下而碑則惟言

從蕭嵩其從信安王禕抽出另敘在此段之下且蕭嵩係河西節度則爲今甘肅之甘涼等處其信安王據兩傳皆言在河東則爲今山西太原汾州一路而碑乃言邊碣則爲今直隸永平奉天錦州一路地理亦不合未詳且此時忠嗣初立戰功官職尙卑舊但言爲嵩禕部曲轉左領軍衛郞將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源男兼檢校代州都督并不言有深入斬獲事新雖據碑採添破賚普鬱標川事然加官惟將軍男爵都督三者與舊同餘幷略去碑乃侈言其得右丞相考開元元年改尙書左右僕

射爲左右丞相唐制僕射不同平章事不得爲宰相俗人見丞相字便誤認作宰相誠可笑但忠嗣此時即爲丞相恐無此事兩傳皆不取而元載忠嗣之婿記事不宜不實此當闕疑舊新於此下皆言爲皇甫惟明所陷貶東陽府左果毅而碑無此事即接以總領之筆云自玆厥後恒當重任此下多漫略云趙承□之敗於怒皆也隻輪不返公度桑乾河虜其全部復失亾之車重杜希望之輯鹽泉也三帥受擒公獨濆堅闉護經時之板築信安王之臨遼碣也用武於盧龍塞朝鮮盛刊壘之功韋光乘之征駱駝峽也會

援於李陵臺河口受全軍之惠以上實排四段繇而
不殺竟不知四事先後次序如何據舊新書貶東陽
後因杜希望薦追赴河西立功方再授左威衛郎將
知行軍司馬是秋又敗吐蕃拜左金吾衞將軍同正
員又兼左羽林軍上將軍河東節度副使兼大同軍
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攝御史大夫兼充
河東節度又加雲麾將軍二十九年代韋光乘爲朔
方節度使天寶元年兼靈州都督是歲北伐與奚怒
皆戰於桑乾河敗之虜其衆新書雖多刪削大略同
敗怒皆事最後而碑最在前杜希望是從貶後奏爲

部下助信安則是初出從軍時事而碑乃平列於此至韋光乘則不過是朔方受代之帥而所云忠嗣援其軍者史并不見況奚怒皆則當爲契丹部落鹽泉則當今寧夏邀碣當今永平錦州李陵臺在今大同其文參互不合碑文特錯綜之詞不可據當以史爲正碑於此下又作束上起下一段云初佐戎關隴分鎭河湟一之歲拔新城走□布夷烽壘燒積聚二之歲開九曲奪三橋梁洪河泝西海開元之末擁旄汾代天寶之始南統朔方以上一段皆過峽語前數句是結束上文後四句是起下文佐戎關隴卽指從蕭

嵩事分鎮河湟卽指杜希望薦追赴河西事拔新城舊同新書作新羅城其下文仍言新城則羅字衍此正追赴河西時事其餘各功史不見碑以偶儷語敘述事迹轉不明南統朔方舊新書亦開元二十九年事而碑以爲天寶之始天寶係正月朔改元不可與開元混此事當從碑碑於此下云獯鬻內離九姓橫叛大單于控弦度漠聲□□附拔悉蜜引弓乘後剋日會師中使遽聞帝思掃蕩受降盡狄屈指猶遲亟決急裝天書百下公以爲出壃之任得守便宜冒頓之強未嘗屈折叛胡畏服不輕用兵勢閔言甘可虞

他變盛師臨木剌致僉出蘭山含垢弁容閉壁堅營無名王大人到轅門受事絕單車疋馬報候吏前期防客慮周詐窮情見果穹廬桀黠將侵鎬及方右地郅支已解仇交質幾欲圖成大禍寧唯嚮化未醇於是設間以散其從肆諜以離其約二虜不合遁逃遠舍天子使繡衣御史問後將軍畏懦逗遛之故且陳支解戎醜之謀苟事得其中如將軍素料又匈奴何時可滅公條對不羈之虜易以討破難以兵碎因白逗留未決之狀備列平戎一十八策璽書還報從公所畫突厥前有畏漢之偪後有事鞬之恐遭罹冢墮

之患傷緣諭告之辭朝不及夕以俟王師受□而去者□□王委辦而降者五千帳明年秋引軍度磧定計乘虛至多羅斯璞巢焚聚涉汨昆水下將降旗皆倒戟自殘輿尸請命斬白眉可汗之首傳置稾街繫葛督祿婆匐可敦獻於闕下阿波達干持愛妾宵遁乘六羸突圍嘯聚東蕃廹脅小種立烏蘇爲名長自尊爲賢王保薩河仞山據丁零古塞謂中國有磧鹵之限官軍無可到之期按甲休徒擊鮮高會思歸故地平復大名間歲方暮嚴冬仲月公出白道誓衆北伐俾僕固懷恩阿布斯爲覘視命王思禮李光弼爲

遊軍顧萬里若俄頃過山川如枕席夜驅胡馬暗合戎闔自丑至辰頭擒面縛虜全部永清朔土三代之盛獫狁孔熾方叔吉甫驅之而已雖張愿列三城衞公擒頡利纔過乘冰之勢但雪涇陽之恥則自命將以來肅將天刑誅而不伐素定廟勝陣而不戰龍荒絕貴種大漠無王庭恢武節振天聲未有如公之比公始以馬邑鎮軍守在代北外襟帶以自隘弃奔衝而壓國河東乃城大同於雲中徙清塞橫野張吾左翼朔方則幷受降為振武築靜邊雲內直彼儳虜巨防周設崇墉萬堵開陽閉陰拓跡變土藏山掩陸

磅礴遮護西自五涼東暨漁陽南至陰山北臨大荒聯烽接守乘高掎要塞風揚沙絕漠起鳥悉數於瞬息傳致於晷刻元黃不得雜其象秋毫無以逃其狀矧襲侵與牧馬敢凌遽而南向冰河風壯車甲鱗萃誰何疆理千長百帥秦將隸於降虜漢軍覊於戎騎公乃衡懸華裔勢分衆寡由中制外長御遠駕恢我朝邊有如彼圖難於易又如此以上一大段敘忠嗣功甚暢雖用偶儷又雜以用韻而情節具見葛督祿舊新作葛邏祿對音無定字汨昆水新但作昆水似脫字舊不如新之詳者新采碑故也而舊於此節下

又略作貶詞云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備諳邊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減於往日矣按其上下文力表其戰功謀略此段自相矛盾新刪去是碑於此下云當秉鈞之顯國也巧文傷詆納客事蔡借公爲資動搖國本諷操危法言酷意誣雖丞相置辭猶驚獄吏而貫高長者竟出吾王成公讁居人無不恨當逆胡之兆亂也意幷河東僞梁雄武常山臨代飛狐扼塞制夷夏之吭撫崤函之背徵鄰請助邀公赴會將欲詭遇買歡冀得兵留鎮廢公克期應詔未覲而退奏論本末之難

指切未然之戒危辭洩漏凶黨交害摘剝排折俾公
終敗以上劈分兩段前段秉鈞謂李林甫國本謂肅
宗貫高謂哥舒翰事詳舊新書後段逆胡謂祿山爲
祿山所陷事舊書竟不載而新有之新亦采碑也碑
首先有冒頭一大段既約舉一生功烈即接以安祿
山保舒何變忌公宿名其下文漫不成句有甫字葢
林甫也其下云嫌公不附寢營平之奏沮樂毅之謀
內閫外讒陰中交訌卒從吏議竟羅大獄雖劉溫肆
爪牙之毒而哥舒有折檻之爭黜守沔上没於漢東
年四十五林甫爲內閫祿山爲外讒劉當是楊劉即

國忠溫當是吉溫舊國忠傳云本名釗李林甫將不利於皇太子擠摭陰事以傾之侍御史楊愼矜承望風旨誣太子妃兄韋堅與皇甫惟明私謁太子以國忠怙寵敢言援之爲黨以按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溫舞文巧詆爲國忠爪牙之用因深竟堅獄堅及太子良娣杜氏親屬柳勣杜昆吾等痛繩其罪皆國忠發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國忠凡所奏劾涉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皆林甫所使國忠乘而爲邪得以肆意此事中嘗有忠嗣彼時國忠尙未與林甫祿山搆隙溫則正係林甫祿山之黨羣姦方合

傾搖國本以忠嗣少與肅宗同臥起因以陷之舊新
國忠及各傳皆不及忠嗣被陷者史有所漏賴碑得
見也碑將此段置在前已將羣姦譖誣哥舒翰救之
及貶死事揭明故入正敘完後但將此事重提一遍
用偶儷語不必出姓名其下乃反覆唱嘆以致惋恨
云公自家移孝□童被識策慮奮發盡瘁事國信廉
仁勇內和外重處盛權不得以非理撓臨大節不可
以危亾動道將世逆器與時屯折衝厭難之臣旋踵
禍及其身不淄不磷之堅挫於刀筆之前此慷慨義
烈之士所以掩泣而流連此下但點明已為忠嗣婿

製文勒石而肅宗追加褒贈不及者亦以碑首冒頭
提敘在前於年四十五下云悲夫忠邪易地謫放㟁
落人之云亾邦國殄瘁狩皇輿於巴蜀委宮廟於虵
虺今上撫軍用公舊校士留殘憤將有餘雄謂諸葛
之猶生走仲達而知懼及肅清東土正位北宸傷聞
鼓鞞載感風烈追贈兵部尙書太子太師邊吏增氣
三軍激節益念功悼枉國之經也云云皆與史合贈
太子太師則史略去舊校卽李光弼等忠嗣在唐名
將中當居第一等其老謀成筭體國惠民尤不易得
横遭寃誣身頹業喪使忠嗣得竟其用不但二邊無

擾亦無祿山之難矣唐人自壞長城乃天下之大不幸也碑文四千餘字古今談金石文字者惟趙明誠趙崡顧絳三家有此碑明誠絳無跋崡跋空語無考證文苑英華旣不收而石本流傳又少予故詳論之以爲後人考史之助

高仙芝傳非體

舊高仙芝傳敘至仙芝與封常清至潼關修守具賊至不能攻仙芝之力也此處便住不及後事但仙芝之死雖見常清傳中然敘事參變史記體也漢書則已愼嚴整齊其文凡傳俱各自了截無此不了而以

彼見之者舊唐書本用漢書體何忽自亂其例宜於力也之下綴三四句云語在常清傳方爲得體又仙芝常清二傳脫誤尤多皆當從原本添改

楊正道年九十餘致仕

舊楊愼矜傳父崇禮開元初爲太府少卿擢太府卿在職二十年公清如一年九十餘授戶部尚書致仕案年九十餘之上原本空三字影宋抄本則有二十一三字新書直作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云云愚謂當從宋本作二十一年而重一年字爲得觀下文愼矜丁父憂二十六年服闋則崇禮卒於開元二十四

年葢致仕務又三四年而卒則其致仕必在開元二十一年其拜太府卿大約在二年故云在職二十年

監節度兼節度

李林甫為宰相專權監隴右河西節度使久之又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此二處舊書皆作兼領不云監似當從舊唐時節度或以親王宰相兼領皆居中遙領不之任其涖事者副大使也而其後强藩又無不兼宰相銜官制亂甚

紅巾

李林甫病帝登降聖閣舉紅巾招之新書改為絳巾

可笑

崔渙傳語多不可解

舊崔渙傳乾元中遷御史大夫加稅地青苗錢物使時以此錢充給京百官料渙爲屬吏希中以下估爲使料上估爲百官料其時爲皇城副留守張清發之詔下有司訊鞫渙無詞以對坐貶云云原本於充給京百官料下作上估爲百司料渙爲屬吏希中以上估爲使料下估爲皇城副留守云云脫誤殊甚近本所改不知何據而尚不可解新書云以錢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爲使料上直爲百司料元載諷皇城副留

守張清擿其非云云亦未詳料者倖料也就兩文參之新書爲勝

契苾明官宜從舊

舊契苾何力子明但云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襲爵涼國公如是而已新書添百數十字予得明墓碑拓本婁師德撰殷元祚書新書所添皆取之碑也但既欲事增於前而云明終於鷹揚衛大將軍反省却兼賀蘭都督則非碑首標題其結銜却正與舊書合宜從之

李光弼掘壕作塹

舊李光弼傳賊史思明等攻太原光弼躬率士卒百

姓於城外作掘壕以自固作壍數十萬原本與近本同校本改爲於百姓之下云外城掘壕以自固脫壍數十萬亦未明妥愚謂當云於城外掘壕以自固作壍數十萬壍字在說文卷十三下土部瓴適也一曰未燒也

李暠

晉書列傳第五十七卷有涼武昭王李元盛傳云王諱暠字元盛此唐之祖也而舊書第一百十二卷又有李暠傳云是淮安王神通元孫則亦宗室矣殊不可解俟考

裴冕傳脫文

舊裴冕傳太子入靈武冕與杜鴻漸等勸進曰主上厭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須有所歸天意人事不可少失況賢智乎原本與近本同校本添改云天意人事不可固違若逡巡固辭失億兆之心則大事去矣臣等猶知不可況賢智乎校本據宋刻

郭子儀討周智光

新叛臣周智光傳大歷二年詔郭子儀密圖之子儀得詔未行帳下斬其首來獻舊智光傳略同而本紀云二年正月丁巳密詔子儀討智光甲子智光帳下

將斬智光首以獻此爲得實獨孤及毘陵集第四卷賀擒周智光表云朝命將帥夕殲渠魁此夸言之其實相距八日新本紀云丁巳郭子儀討周智光甲子周智光伏誅此不當言伏誅亦不如舊紀

臧玠殺崔瓘

新代宗紀大歷五年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灌崔瓘傳累官澧州刺史詔特進五階大歷中遷湖南觀察使別將臧玠殺判官達奚覯瓘惶懼走遇害吳縝糾云紀書團練使崔灌傳乃觀察使崔瓘不同如此愚考舊書紀傳皆作瓘新乃互異

傳寫之訛也通鑑二百二十四卷作攉非是至舊紀書湖南都團練使崔瓘新紀去都字此字恐不可去舊地理志云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湖南觀察使治潭州管潭衡郴連道永邵等州湖南不置節度但置觀察觀察即節度也而治所在潭州則潭州刺史即觀察統攝不別置至其所屬各州逐州有刺史當無不兼防禦團練制置等名故瓘死所屬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楊濟出軍討玠其兼團練明矣然雖兼團練不可云都惟觀察稱

之故知都字不可去也舊於瓘傳則云由澧州刺史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兵馬使臧玠殺判官達奚覯玠遇害所書甚詳明紀與傳一一相應益紀書都團練則其以刺史充觀察可知新紀旣刪都字又於傳盡削他銜單書觀察致動炎績之疑固屬非是但績著書當宋哲宗時去唐肅代甚近竟不知唐制反不如我輩追考於千年以下者亦太粗疏

澧州係江南西道荆南節度使所管之下州下州刺史係正四品下階而銀青光祿大夫則係從三品之

文散官所差不過兩階乃云加五階蓋官與階不必相當官大階小瓘雖爲下州刺史所得階僅止正五品上階故加五階始至銀青光祿大夫新傳但渾言特進五階不言所進何階省文可也至於紀削去都字但言團練傳削去都團練但言觀察則謬矣然猶曰善讀書者自能微會其似異實同之故猶差可其兼御史中丞一句因唐外官無不兼京銜者御史中丞亦正五品上階瓘雖加至從三品階所帶京銜止此帶職與階尤可不必相當耳新旣一意删削卽并此句去之亦或尚可若乃遷潭州刺史一句則因潭

州即湖南觀察治欲用瓘爲觀察故卽令其以刺潭
充瓘外別無刺史也此一句則斷不可省乃一併去
之識暗心粗膽大手滑宋人通病
舊傳兵馬使臧玠新必改爲別將亦非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一

李懷光爲部將所殺

舊李懷光傳懷光叛朔方部將牛名俊斬其首以降新書本傳同而於韓游瓌傳乃云懷光見勢蹙乃縊死一書中自岐其說陸宣公集制誥第三卷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幷招諭淮西詔敘此事云梟魁授首餘衆革心制勝以謀兵無血刃則知非擒獲伏誅亦非臨陣斬之但爲部將所殺與自縊有別其

事宜核實歸一詔中論平懷光爲馬燧渾瑊駱元光
韓游環唐朝臣五人功新舊懷光游瓌傳皆作瓌陸
集誤駱元光後改賜姓名李元諒諸人惟唐朝臣新
舊皆無傳

楊子院

新書班宏傳貞元初宰相竇參爲度支使宏以尚書
副之楊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藏也宏任徐粲主之以
賄聞參議所以代之宏不可二人不相合參知帝薄
己乃讓使知張滂與宏交惡薦滂爲戸部侍郎鹽鐵
轉運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滂關內河東劒南山南西

道鹽鐵轉運隸焉以悅其意愿按唐時天下財賦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見新書食貨志第四十一雖有此分然此等使名實無定員其爵秩職掌隨時變易有以宰相兼領者有以節度觀察等使兼領者楊國忠爲相領四十餘使新舊唐皆不詳載其職洪邁考得中有度支見容齋續筆第十一至轉運雖有特遣使者而中葉後節度觀察之兼之者尤多如浙西觀察使李錡領江淮鹽鐵轉運使是也見新書食貨志第四十三轉運在外亦遙隸度支故楊子院爲轉運委藏則主之者似宜轉運擇置而度支使及副使乃從中制之及班宏爲正使而關內

諸道轉運復隸之則可見矣楊子院在廣陵舊書溫庭筠傳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乞索於楊子院是也轉運委藏他無所見而於楊子特設之且宰相與尚書爭欲以私人主其事而往來遊客如庭筠者從而乞索之可見鹽利聚於揚州委積富厚甲於他道矣蓋自漢初吳王濞盜鑄錢煮海爲鹽見漢書其時茲地已爲利藪故鮑照蕪城賦云孳貨鹽田鏟利銅山唐昭宗謂揚州富庶甲天下稱揚一益二見通鑑則知唐時此地景象

陽劉

新藩鎭淄青李正已之孫師道傳敘師道叛諸鎭奉詔討之之事有云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將兵自陽劉濟河拒鄆四十里而營拒當作距愬案陽劉當在黃河之南岍宏正自魏博向南行來至此濟河將取鄆也鄆州今東平州亦作楊劉新五代史唐莊宗紀天祐十四年冬梁謝彥章軍於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破之十五年正月梁晉相拒於楊劉彥章決河水以隔晉軍六月渡水擊彥章破其四寨通鑑第二百七十卷後梁均王紀中云貞明三年十二月戊辰晉王畋于朝城大寒王視冰已堅引步騎度此乃濼川爲河所行梁甲士三千戍楊

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拔之四年正月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胡三省注云晉拔楊劉楊劉屬鄆州界之西則濮州界此西字上當脫東字其下又云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晉兵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乘之梁兵大敗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通鑑

所敘與新五代史是一事但晉拔楊劉城必據有之斷無退至河北岸之事既據有河南之城而梁人亦結寨於此晉人利速戰梁人惡其屢來挑戰故決河水隔之蓋小支流決之使大則可隔晉軍然則晉王泛舟測水涉水以攻水落及滕皆指謝彥章所決非真黃河若真黃河則是時晉兵已據河南河水豈能陷隔乎新五代史敘事不誤但其文太簡觀薛居正舊五代史第二十八卷莊宗紀敘此甚詳且云謝彥章率衆迫楊劉築壘自固又決河水瀰漫數里以限帝軍則了然矣通鑑不敘彥章決水隔晉軍大非朝

城今屬山東曹州府彼時河奪漯出朝城東情形與今迥別梁晉夾河之戰總在楊劉德勝蓋欲自東而西以逼汴梁

蕭復父諱更官名

新蕭瑀附復傳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改復父名衡非行也此云父諱乃諱嫌名耳以人臣家諱嫌名至為改官名無理甚矣賈曾傳父言忠曾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馮宿傳父子華宿出為華州刺史避諱不拜新五代史雜傳劉昫傳唐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唐人風氣相沿如此

南衙北司

夫子以北辰比人君記曰南面而聽天下然則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若宦官居宮掖稱北司而以羣臣爲南衙則惟唐之中葉有之諸葛亮云宮中府中當爲一體宮中君所在也府中臣所在也猶元首之於股肱而宦豎挾君以制羣臣天下有不亂者乎新唐李揆傳京師多盜至驂衢殺人尸溝中吏麗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

忽有非常何以制之按此論切中情事葢羽林即唐之北軍金吾即唐之南軍當李輔國時宦官尚未專兵柄而兆已見故按切言之漢呂后崩呂氏欲爲亂呂產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太尉周勃欲入北軍而不得者以兵柄在祿也紀通尙符璽旣持節矯內勃北軍而酈寄復說祿使歸將軍印以兵授勃則諸呂如孤豚矣李揆所謂勃因南軍入北軍也李輔國則欲以北軍兼奪南軍權者也唐中葉後宦官皆呂祿矣而祿肯去兵唐宦官不肯無陳平周勃其奈之何哉

新袁恕已傳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五王此時南北兵柄在手後乃失之耳又新高宗女太平公主傳主有逆謀先天二年與尚書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元楷慈慧範等謀廢天子使元楷慈舉羽林兵入武德殿殺太子懷貞羲至忠舉兵南衙爲應羽林與南衙相應則兵柄盡歸之元宗之得以平此難亦危矣自開元以前史文稱南北非一但中人未典禁軍亂猶易弭代德兩朝兵權盡入宦官故新

王叔文傳叔文謀取神策兵官人始悟奪其權王伾傳伾請中人起叔文爲宰相且總北軍不許藉令叔文與伾計得行唐且大治自憲穆以下愈不可問新劉蕡傳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討文宗思洗衍恥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外脅羣臣內侮天子蕡對策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亾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衞文武參掌閑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

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賛對策語此段最爲扼要而新李訓等傳賛又云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反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亡宜哉此賛意尤精賛對策時宦官握兵之勢已牢固然使訓善謀出以持重如此賛中云云事尚可成且鄭注謀以羣閹送守澄葬誅之此計亦佳訓反忌注功成急欲先發所謂以臺府抱關抗精兵宜其亡

者是也要而言之則禍根總在中人得兵

李泌傳據其家傳

舊李泌傳深貶泌之挾左道絕無美詞而新傳大有褒許與舊絕異觀其論贊則知新所據者其子繁所作家傳也（宋史第二百三卷藝文志李繁鄴侯家傳十卷）新於繁傳中既斥其無行傾險混亂且謂繁之言多浮侈不可信而又言掇其近實者著於傳豈其得事必欲求異於舊不顧虛實邪錢希言南部新書卷一云李泌好言神仙鬼道云與赤松王喬安期羨門遊處坐此為人所譏今有鄴侯外傳一卷陸楫刻入說海者一派詭怪之

談因泌本好左道故小說從而附會通鑑自二百十八卷以下於肅宗時書泌輔導事頗詳以後歷代德兩朝則略去泌事司馬君實誠篤之人殆亦不甚取泌

李抱眞傳異同

李抱眞傳新舊書稍不同如敘田悅朱滔王武俊反德宗出亡奉天之下舊傳先言李懷光奔命馬燧李芃歸鎮然後朱泚汙宮闕李希烈李納皆反此下方言帝幸梁州懷光亦叛抱眞獨於擾攘傾潰中以山東三州抗羣賊新書因如許節次與抱眞無涉於帝狩

奉天下卽並書希烈納懷光反文誠省淨却不顯抱眞之歷盡艱凶危疑中赤心無貳一段血誠矣興元初檢校左僕射平章事之下新書有由倪國公進義陽郡王抱眞德政碑董晉撰班宏書今在潞安府城內予有拓本其標題可識者有昭義軍字下空有支度營田兼澤潞字下空有邢字下空有州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字下空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義陽郡字下空有公字下空有銘字凡五十字軍下當是節度字潞下當是磁字司下當是空字郡下當是王字李字公下

嘗是德政碑字據史及趙明誠金石錄知之而碑文之首即有唐元臣義陽郡云云其末段總敘有云公歷官十八政再爲侍御中丞尚書常侍三領郡守一登亞相兩踐端揆封義陽郡王食封六百戶然則碑與新書合人臣封王者少在抱眞誠可無愧舊書漏去非也六百戶新同舊作五百亦非新舊書皆言抱眞本姓安武德功臣興貴裔而碑敘其先世云某部尚書懷恪之孫太子太保齊管之子皆新舊書所無初入朝因策僕固懷恩敗授殿中少監新舊書同而碑則云拜殿中少監兼御史中丞新舊書略去兼官

其餘所歷官大約皆與新舊書合前半篇有肆其猖狂及理亂之道禍福之門等語案羣賊皆反抱眞以數騎入王武俊營說之曰泚滔等欲陵駕吾屬足下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明日武俊遂從抱眞擊破朱滔九葉者高太高中睿元肅代德也碑文所敘指此事其餘褒獎之詞有曰威勵霜雪氣凌雲霓又曰德及蒼生忠貫白日又曰爲國之楨隱如長城英風外馳明謨內融王度克遵惠此能人以德代刑廢澆爲淳恢振皇綱輔弼天業帝曰抱眞允文允武俾登鼎鉉錫之茅土名高方召道冠申甫以抱眞之忠義

勇略功名政績碑詞眞非過譽文苑英華既不載石本又漫漶可讀者止於此惜哉碑立於貞元九年而舊書言抱眞卽以貞元十年卒新書略去卒年亦謬

李晟大功舊傳爲詳

舊李晟傳吐蕃寇劒南時節度使崔寧朝京師三川震恐新改云吐蕃寇劒南方崔寧未還蜀士大震敘事一也本無差別乃必强删改之突出崔寧不知何人混稱未還究在何處宋祁之妄大率如此舊傳最爲詳贍共七千餘字新無所增而多所删只四千二百餘字晟神道碑裴度撰柳公權書立於太和三年

趙涵所見石已泐今本乃後人重刻者其文簡略之至晟純忠大功多所遺落如破朱泚收京城功之尤大者亦甚略殊不可解舊新傳皆言德宗自製紀功碑以賜立石東渭橋而神道碑云嗣子聽以太和元年七月上疏言公之櫛烈則御製碑文于渭川矣惟丌隴無碑將刊石式表乃命臣度云云則知度之所以不詳者避重出也所載歷官碑與史不同者凡七條見金薤琳瑯諸子之名多少詳略不同者見金石錄石墨鐫華

李愬平蔡功居其半

舊李晟傳史臣論曰西平作善遺慶諸子俱才元和平賊之功聽愬居其半父子昆弟皆以功名始終道家所忌李氏以善勝矣又贊云愬事章武誅蔡平齊凌煙畫圖父子爲宜平齊謂愬于擒吳元濟平淮蔡之後又平淄青李師道也舊書此論甚允愬既大功臣之子入蔡功又甚偉自請櫜鞬見裴度使蔡人知上下分事見舊本傳亦載錢希白南部新書丙其公忠不伐如此韓昌黎平淮西碑敘愬之功實爲太略羅隱讒書第五卷說石烈士篇言魏人石孝忠事愬爲前驅蔡平詔刑部韓侍郎撰碑孝忠熟視其文大恚作力推其碑傾

陊上召見頓首曰吳季琳蔡奸賊也愬降之李祐蔡驍將也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縛丞相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紀功盡歸丞相愬名反與光顏重允鹵愬固無言不幸復有一淮西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憲宗復詔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唐文粹第五十九卷錄段文昌作不及韓作文苑英華第八百七十二卷雖采韓作而仍並列段作其有見於此與

渾瑊傳宜從新改

舊渾瑊傳敘德宗至奉天爲朱泚所圍杜希全戴休

顔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將至議其所向盧杞以漢谷路爲便璥曰漢谷險隘必爲賊所邀不若取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便取城東北鷄子堆下營與城中犄角相應原本於取乾陵北過之下作附使城守固而行便取城東北鷄子堆下與城中犄角云云語多艱晦不如近本之確自一百二十卷起至一百四十五卷共二十六卷宋刻本及影宋抄本竝亾故校本皆闕新改者雖不知其何據然近理者當從之奉天縣名睿宗置今爲陝西乾州乾陵高宗武后合葬陵名在今州城西北五里見陝西通志七十一 卷陵墓

門諸節度赴難奉天取乾陵路事散見休顏及韓遊瓌等傳中覩下文杞與賊辨論杞慮驚陵寢而瑊云賊斬伐柏城驚動已多則柏城應即陵上松柏環列如城者故欲令附之而行下亦別有鷄子唯下營語則營字不可少知新改皆近理

戰多

渾瑊父釋之積戰功遷開府儀同三司新改爲積戰多新於契苾明傳張守珪之子獻誠傳叛臣李懷光傳皆用此語又如王忠嗣傳敘其拔吐蕃新羅城則云忠嗣錄多若段志元傳則幷省文直云多矣此直文理不通耳假令觀者偶不記周禮有戰功曰多之文則安知所謂多者爲何等語乎又如舊酷吏吉溫

傳中官納其外甥武敬一女爲盛王妃新則用左傳改爲納其出武敬一女云宋人說經於三代古言不通便以漢注爲誤舊筆改之若宋祁之修史喜掉書袋動輒改抹舊唐書而用三代語以敘唐事亦覺可厭

陸贄論裴延齡

裴延齡聚斂之臣讒諂面諛之人也陸贄論延齡姦蠹書載文集奏議第七卷長至五千九百餘字舊書延齡傳雖刪節所存猶不下二千三百字此不獨關唐代興衰實可備千秋鑑戒載之豈嫌太繁乎新書

乃盡削去僅存數語非是舊於延齡歿後書贈太子少保新作太子太傅恐當從新新幷及永貞初度支言延齡列別庫分藏正物無益而有吏文之煩改歸左藏又元和中有司追謚曰繆此能補舊書之缺亦佳

王叔文謀奪內官兵柄

舊王叔文傳叔文謀奪內官兵柄乃以故將范希朝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副之初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入

希朝韓泰已至奉天諸將不至乃還此事又見宦官實文場霍仙鳴俱文珍等傳新叔文傳云叔文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云云又云宦人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云云語雖小異意則同作史者旣知此則叔文之忠於謀國顯然矣乃論贊又云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異何宋祁之但以成敗論人乎叔文所引用者皆賢無論劉禹錫柳宗元才絕等倫卽韓曄亦有俊才陳諫警敏一閱簿籍終身不忘凌準有史學韓泰有籌畫能決大事程异居鄉稱孝精吏治厲已竭節矯革

積弊沒無留貲歷歷見新傳豈小人乎何又斥其傳匪人規權遂私乎至於用范希朝則新書於兵志已表其欲奪宦者權而不克於希朝本傳更盛稱其治軍整毅當世比之趙充國且歷敘其安民禦虜保塞之功與舊韓遊瓌傳所云大將范希朝善將兵名聞軍中者正合然則叔文之用希朝舉賢為國可謂忠矣斥為小人直是自相矛盾何以服叔文於地下常熟陳司業祖范文集第一卷呂黎集跋一篇正與予意合

新宦者傳肅代庸弱倚中人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

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元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亾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此一段極論宦官典兵之害其言絕深痛乃反以謀奪宦官兵柄者爲沾沾小人與竊盜無異

其亦不思而已矣宦官程元振傳詳載柳伉諫德宗疏亦極言任宦豎之害請斬元振首持神策兵付大臣

舊唐書亦狥衆論以叔文與諸姦同卷而就中於白志貞及叔文數人獨于其傳首稱爲某人者添一者字賤而忽之之詞志貞以其出身之微叔文以其進用之驟而資望之淺也但論中極論姦邪誤國而於叔文獨云乘時多僻欲斡運六合云云足見叔文迹雖狂妄心實公忠就舊書紬繹之尚可平反此獄若新書於本紀盡刪叔文所行善政幷斥其名不見而於其本傳亦因芟削改竄使後人無可據以理叔文

之寃矣舊書之不亾唐人之幸也
容齋續筆第四卷謂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
廢黜劉頗飾非解謗柳獨不然其荅許孟容書云與
負罪者親善奇其能謂可共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
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怨
怨讟詆訶萬狀盡爲敵讎見柳先生集三十卷及爲叔文母劉
夫人墓銘極其稱頌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
待詔禁中遇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訏
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
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

終於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見柳先生集十三卷容齋意固不以叔文爲善而所舉子厚自敘之詞特爲具眼子厚非怙過也道其實耳若禹錫子劉子自傳則其於叔文竟黜其邪佞并若自媿其依附之謬矣見中山外集第九卷

竇參傳當從新改

舊竇參傳遷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凶暴因醉毆其女弟其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參捕理芬當死衆官請俟免喪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正其罪杖殺之其父原本作族人拔其

文義自當作其父近本改是

盧邁賈耽皆陸贄所薦

舊盧邁傳云九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者貞元九年也而其上文不言貞元此駁文又賈耽傳亦書貞元九年徵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考新書宰相年表二人同時入相舊兩傳皆與年表合李觀元賓文集第四卷有上陸相公書陸贄也中有云相國立身已來不二十年興乎諸生踐乎三公昨者盧賈二公同升台鼎天下謂賢相公薦賢莫不欣欣云云據此則盧賈皆贄所薦而舊傳皆不言新

於二人傳亦無此語二人相業雖不甚著然皆清正以贊之賢所薦自必端人新舊書於二人傳苦事蹟寥寥宜各添陸贄薦之一句

李賀不就進士試爲協律郎

舊李賀傳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爲作諱辨賀竟不就試新書同案康駢劇談錄賀與元稹有隙後當要路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舉王定保摭言亦云賀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辨一篇進士乃科中一目州縣鄉貢但可謂之應進士舉不可謂之就進士試賀因人言雖應舉仍不赴

禮部故云不就試史文非有誤也故明有科無目必待及第方成進士其餘但呼舉人與唐宋異矣又云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考職官志太常之屬有奉禮二人從九品上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李商隱作賀小傳云生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賀集有始為奉禮憶昌谷山居詩賀未及第大約不過以恩澤得官豈能遽正八品上階當作奉禮為是新書亦作協律誤與舊同改為卒年二十七則是也

賈耽地理學

舊賈耽傳敘其地理之學凡一千三百餘字備載其

各種著述大略及進書表二篇大約係全文耽書已亾而讀此可見梗概殊爲可喜新傳於此事删削只存二百餘字誠脩淨然無以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矣陸宣公集第八卷賈耽東都留守制有云賈耽谿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郎一命官制詞亦必及之可知耽地學爲當時所重而鄭餘慶所撰耽神道碑述之亦詳約不下三百字見文苑英華第八百八十七卷

姜公輔策朱泚反

姜公輔宰相也而舊書本傳云不知何許人新書傳

則云愛州日南人自當有據但世系表於天水姜氏敘述頗詳九眞姜氏但云本出天水而已槩不能言其宗派所自公輔之上但有祖父名但有一弟其下子姓無一人則以生於天末終歸荒昧也朱滔以涇原兵亂長安德宗出奔時朱泚在京公輔請取以從或殺之無爲孽凶所得不從及出帝欲幸鳳翔公輔勸幸奉天從之帝至奉天人言泚反盧杞尙以百口保不反二書於公輔傳所載略同而蘇鶚杜陽雜編上卷（商濬稗海刻本）記此事其時其地參錯齟齬皆當以正史爲據雜編不可信也公輔之策泚反與張九齡識

祿山反無異德宗以直諫棄之宜乎亂終不弭厥後順宗復起吉州刺史亦王叔文起之耳可見叔文能引賢所相爲異者惟鄭珣瑜輩而已豈朋邪害正者乎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九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十二

韋臯紀功碑

新韋臯傳臯爲劒南西川節度使歷敘臯戰功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又檢校太尉舊書不載賜碑事歐陽氏集古錄予未見全目但有跋尾不載此碑趙氏金石錄有之云德宗撰皇太子誦正書立于貞元二十年十二月而王象之作輿地碑目於成都府列唐韋南康碑二

注云並在大慈寺殿中今紀功碑尚存成都家觀察鳳儀搨以寄予剝落殊甚殆不可讀首行標題可辨者有川節度大使檢校中書令上柱國南康郡王韋臯紀功碑銘二十二字末行可辨者有和三年四月廿五日勑九字則立碑之年月也據史碑文乃德宗御製紀功以褒賜之者然則川上闕者劒南西三字紀下闕者功字而檢校下闕者當為司徒兼三字然則立碑當在貞元時今和字極明其上一字雖漫漶却的係元字乃其前檢校下一字雖亦漫漶而的係司字非太字矣於永貞元年則位終檢校司徒未嘗

加太尉史言順宗進太尉爲非抑德宗製文以賜者決無不即勒石直遲至元和三年之理今趙錄固明言貞元二十年十二月立癸王彖之既言章有兩碑則予所得乃後碑而趙所錄乃前碑恐已亾矣前碑當貞元後碑則當元和而亦出憲宗御製故標題直書名不稱韋公其題首當更有御製二字

皋遣劉闢謁王叔文

史言王叔文干政皋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劍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皋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

與國大議郎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伾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姦黨（叔文欲斬闢亦見南部新書卷丙）愚謂皐雖有功位已極矣地已廣矣又欲盡領劒南何其貪也始知叔文專權則私請之鄙甚後知其孤立爲中人所惡則乘間傾之險甚表請監國豈爲國乎慽其不許闢請耳皐以闢爲腹心闢之亂皐實啟之惜叔文之先見而其計不行也憲宗讐視其父所任用之人而隱德皐之首請太子監國且上箋勸進故於其死後追恩不已曲加褒美碑中宣贊之力著恢復之勳與大灾清大難

等詬此謂皐不受朱泚偽命歸附德宗於奉天猶可
至謀獻杖忠義之臣得鎮撫之宜及輸𧩊委贄等語
此謂皐通雲南破吐蕃亦猶可乃又屢稱爲純臣爲
忠良則非新舊書言劉闢廣皆實皐所爲在蜀侈橫
斂財以事月進幕僚皆奏署屬郡刺史又務私其民
以市恩其於叔文干請擠陷反覆傾危眞小人之尤
豈純臣耶新書一百八十卷李德裕傳言皐在蜀啟
戎資盜養成癰疽則功固未足以償其罪也

韋聿避父嫌名

新韋皐傳末附皐兄聿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

司議郎舊書無此言新書所添也但舊書不言皋與
事之父何名新書既欲載此事而其前亦竝無一言
令人不曉其何謂權德輿南康郡王家廟碑皋父名貴與秘同音見唐文粹第六十卷

唐以河北為山東

新藩鎮魏博傳首論肅代以下瓜分河北地以付叛
將杜牧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
天下不安愚謂唐以河北魏博鎮冀諸鎮為山東前
於後漢鄧禹傳論山東山西與此亦略同至今之山
東則大不同潛邱劄記第三冊言今山東本宋之京
東東路京東西路金以都不在汴改京為山而山字

無著矣愚謂今之山東若指爲陜山以東亦可未必遂無著如史記云山東豪傑竝起込秦是要與河北之山東大異通鑑第二百七十一卷後梁均王紀下龍德二年晉王李存勗率兵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諸將勸擊之晉王亦自負云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云云胡三省注云河北之北在太行常山之東此下北字誤當作地觀此則河北之爲山東自明

王莽河

舊書一百四十一卷田承嗣之姪悅傳悅叛馬燧討之李懷光率禁軍助討王武俊救悅懷光軍敗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以隔官軍水深三尺糧餉路絶云云新書二百十卷田承嗣之子緒傳緒殺悅自爲留後朱滔令將馬寔率兵討之進攻魏州寔瀕王莽河壁南距河東抵博州云云又二百十一卷王武俊傳敘武俊救田悅決河斷王師餉路與舊書悅傳所敘是一事而稱爲王莽渠攻悅緒據魏博而唐魏州即今直隸大名府史記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行平地乃厮二渠以引

其河二渠之解有二孟康曰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其一漯川南折二字有誤不如酈道元解一則漯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名是瀆爲王莽河也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引其河長壽津在今濬縣滑縣之間河渠書又云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天子發卒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據此司馬遷以武帝塞決爲復禹迹則其意以西漢見行之河卽禹河所謂北瀆一名大河故瀆者也其實此乃周定王五年河所徙非禹河至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此漳水與河經流徙駭相亂

尤非禹河據鄭康成注禹貢以屯氏河爲禹河也自王莽時北瀆又空河奪漯以行自朝城東出矣悅緒傳云云猶是後漢所行酈道元所見之道彼時在代德間王莽河已涸不待言故決水入之而僅得三尺抑雖涸而河形猶在故瀕河置壁也唐史少及河事聊一考之

歸卒於魏州

舊田宏正傳宏正由魏博節度使移鎮冀以與鎮冀有怨以魏兵二千爲衞從朝廷不許明年七月歸卒於魏州文義滯拙忽稱兵忽稱卒殊不分明當云明

年七月宏正不得已乃歸其兵於魏州

朱滔王武俊將救田悅

舊張孝忠傳朱滔王武俊謀叛將救田悅於魏州原本作詔田悅救於魏州案田悅乃承嗣姪世濟其惡與朱滔王武俊同逆將馬燧等率王師討悅故滔武俊欲救之聞人詮原本大謬近本改是

李寶臣傳異同

李寶臣本安史逆黨其後來降新舊二傳頗多異今有寶臣紀功載政頌碑尙在眞定府察院故址予得其拓本殘缺甚就可辨者與二書亦有異始名張忠

志降後賜姓名二書同今碑第一段有云我亞相張
公忠志又云公越在東土受制宇下此卽叙其從祿
山事與史合其拒安慶緒而降舊但言爲恒州刺史
而新則添封密雲郡公今碑第二段有授恒州刺史
封密雲郡云云正與新合史思明反寳臣又叛從之
思明敗不受朝義命而降舊所叙只如此新則添叙
寳臣爲賊固守與賊黨辛萬寳相犄角思明死殺萬
寳今碑第三段先云歸於朝朝廷嘉茂功錫禮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成德軍節度使淸河郡王賜姓李率
甯全趙開復東土是用苴白茅昭崇武功史不言御

史大夫省文史言封隴西郡王在大歷末碑說拒史朝義初來降事故封清河此碑立於永泰二年隴西乃後來改封也碑於此段下追敘其功有云慶緒奔鄴修好於公又云思明外公以其黨辛萬寶又云夏四月戮萬寶又云朝義播亾係命於公自公歸朝是翦厥翼翌日公會王師於趙郊恭行天用勦焉亦與史合但碑多飾詞耳史言寶臣拒朝義降即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而碑敘此事則云克詣五州允奉如一虜不我制公用哆然又云戎性沓貪南自相魏邢貝東至滄德瀛鄚疋夫疋婦蕩在草莽越踐公境宣

服公威惕惕瞿瞿攝進成序若公在首五州之人無
荒寧風行於冀冀人熙熙此止言五州與史不同未
詳碑又云惟九年冬帝命宗臣特拜右僕射其碑首
標題亦有右僕射字而史作左僕射疑亦後來所轉
但碑立於永泰此必非大歷之九年而天寶末至永
泰紀年無九年此亦未詳碑又稱公德載於人人以
蕃殖翼贊三主鋪敦四凶聖咨乃賢神祓乃祿惟公
牧恒爾有君臣公正爾有父子公保爾有災厲公奠
爾有稼穡公成徵公畤依昭茂德崇豐碑阜成於文
庶永於世克建樂石勗揚頌聲頌曰惟君配天惟臣

配君蟜蟜我公爲君武臣翼贊皇家奄有世勳其誇
美如此三主元肅代也四凶祿山慶緒思明朝義也
寶臣元宗時爲射生子弟叛從祿山降而復叛叛而
再降凶狡悖逆罪不勝誅何翼贊之有陸贄論關中
事宜狀曰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
者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碑支度判官王
佑文推勾官王士則書皆其幕僚大書深刻欲欺天
下後世然是非千載炳然小人姦言則何益矣

王武俊傳脫誤

舊王武俊傳趙州刺史康日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

孱微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衆一未可以歲月下且惟岳恃田悅爲援前歲悅之丁勇甲卒塗地于邢州城下猶不能陷況此城乎復給僞手詔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恒州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惟岳曰大夫舉兵與魏齊同惡今田尚書已喪敗李尚書爲趙州所圍軍士自束鹿之役傷痛軫心朱僕射强兵宿境內張尚書已授定州三軍俱懼殞首喪家聞有詔徵大夫宜亟赴命案勇原本作男是招武俊之下宜重武俊二字原本近本皆脫今以意添魏齊原本作魏帥魏帥即田承嗣也但上文竝稱承嗣與李正已

下文亦並舉田尚書李尚書此處不應專言魏帥齊郎止已也當從近本所改朱僕射滔也張尚書孝忠也授原本作援是

王鍔傳末了

新藩鎭鎭冀王鍔傳末敘鍔事未了闋然便止古來紀述家無此體裁當贅一句云後事入梁在五代史

李元諒傳互異

舊李元諒傳與新傳詳略互異元諒由潼關節度移鎭隴右貞元五年十月華州吏民爲立楙功昭德碑張濛撰韓秀弼八分書顧甯人云今在州治大門內

子得搨本尚可讀舊書元諒始爲鎭國軍副使領州事在潼關領軍新但言鎭國副餘皆省去以守華州拒朱泚功加御史中丞又省去似尚可及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鎭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工部尚書新書乃但書其爲鎭國節度其餘盡削去則非也觀碑首標題因元諒已遷隴右而碑立於華故連累書之曰潼關鎭國軍隴右節度使其御史大夫華州刺史亦具書之可見新書刪削之非其後又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實封七百戸新改爲左僕射五百戸而碑正作右僕射碑敘戰功皆與舊合其同李晟

收京後出屯章敬佛寺正與碑合而新改爲出屯近郊恐皆以舊爲正至於未收京之先新添出李希烈師出關朱泚使劉忠孝召還元諒斬之所召兵不得入一節斬徐庭光馬燧怒將殺元諒新添出韓游瓌救解一節與渾瑊禦吐蕃新添出涇原節度李觀與元諒相表裏一節皆碑所無其前兩節新書或別有據至李觀與元諒相爲表裏舊書已詳觀傳故於元諒傳不復出新書乃取舊觀傳中語入之元諒傳而於觀傳又不便竟削去乃但云平涼之盟吐蕃不得志不得志者何語也明是有意改移寘易閱者之耳

自宋祁用心如此予所不解傳曰仍舊貫何必改作此之謂矣餘見石墨鐫華

吳少誠應誅而反賞陳仙奇應有傳而無傳

李希烈功少於李懷光而罪則什倍於懷光親將陳仙奇殺之其功甚偉朝廷即授仙奇淮西節度此舉甚當乃仙奇無端俄爲吳少誠所殺少誠本希烈黨爲希烈報讐是即逆人也應加誅討乃亦以授仙奇者授之可乎彼時兵連禍結苟且圖寧之顧其後陸宣公集第三卷有誅李希烈後原淮西將士幷授陳仙奇節度詔又有重原宥淮西將士詔云希烈亂常

阻兵竊號惟玆一軍代著忠節果殲元惡不替舊勳
詢於衆情就拜戎帥旋乖卹下之方重致喪身之禍
猶賴將校士旅秉其誠心邦人不驚軍部無撓以玆
節效良有可嘉所宜慰安俾洽寛澤應將士吏人承
前所有諸過犯罪無輕重一切釋放曠然昭洗咸與
惟新殺希烈仙奇一人之力而曰一軍仙奇有功無
罪而曰乖卹下少誠擅殺朝廷命帥而曰有可嘉皆
遷就曲詞以宣公之明達忠誠豈不知之姑息出於
不得已也然特赦之耳集中無授少誠節度制詞此
則宣公所不肯草新書希烈傳附希烈殭取竇良女

女與仙奇謀殺希烈一家奇女子可入傳末於仙奇被殺下云竇亦死蓋亦爲少誠所殺尤爲恨事此種大約采之小說要非妄造舊書無之此新勝舊仙奇當有專傳且與盡忠死王事者同卷方是舊僅於希烈傳後提一筆云陳仙奇者云云凡兩三行已恨輕率新幷無特提之筆更覺闕然想仙奇鄉貫履歷及入官本末史家已佚去故以聊爾附見了之愚見以爲起首可云陳仙奇不知何許人爲李希烈親將以下只須取希烈叛逆仙奇殺希烈事詳敘入於希烈傳則以二三句了之而云事詳仙奇傳再取宣公詔

詞入之并入賓艮女事如此已可得洋洋一大篇

尊韓非宋祁筆

韓子在唐雖名高及唐末已少問津者直至歐陽公方表章推重宋祁手筆與歐公迥不同李蔚傳末論贊痛闢佛敎此歐陽公筆也宋有爲長吉上人書般若經刻石台州大固山嘉祐院見台州志此等恐非宋筆乃歐所改至作藩鎭吳元濟傳竟全載平淮西碑尊韓如此恐亦歐改要非史體末段以元濟平由裴度語意軒輊抑李愬功以改碑爲非說已見前

杜佑作通典

左補闕李翰撰杜佑通典序云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以大歷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案舊書佑傳佑以蔭入仕補濟南府參軍剡縣丞潤州刺史韋元甫奏爲司法參軍元甫爲浙西觀察淮南節度皆辟爲從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此檢校主客即元甫所奏署者其時尚在元甫幕下故翰稱爲淮南元戎之佐書於此下乃云入爲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轉撫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經略使楊炎入相徵入朝歷工部金部二郎中並充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糴

等使將方軍輿饋運悉委於佑遷戶部侍郎判度支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州刺史佑母在蘇州憂闋換饒州刺史未幾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貞元三年徵爲尚書左丞又出爲陝州觀察使遷檢校禮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丁母憂特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爲三軍所立詔佑以淮南節制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委以討伐及詔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觀察使在揚州開設營壘云云十九年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充太清宮使德宗崩佑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宏文館大學士順宗崩復攝冢宰元和元年冊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元和七年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十一月薨年七十八此下總論佑生平爲人因及作通典事則云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并載其進表云自頃纘修年踰三紀云云考佑以大歷之始纂斯典大歷元年佑年三十二貞元十七年進書佑年六十七相距恰三十六年故云三紀翰作序之時佑爲淮南幕僚及書成上進則自爲淮南主帥矣實更三紀而

但云累年而成者其實官使府時但粗就初稿而已倘未成也佑入仕雖蚤亦當弱冠歷佐倅兩處方入元甫幕佐幕之初大約已近三十時方草刱此書在幕閲數任方爲主客而初稿乃成故云累年而成翰天寶中已以進士知名代宗初年爲侍御史見舊書文苑傳於佑爲先達佑欲藉皇甫士安重其三都故以初稿急求爲序厥後改潤大約屢易稿方定

舊書元甫傳大歷初由浙西觀察入爲尚書右丞會淮南節度使鉠授揚州長史兼御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揚州三年大歷六年八月卒於位然則元甫

之出鎮淮南以大歷四年而佑之歷主客亦在六年以前也入爲工部郎中是佑居京職之始後又出歷三官楊炎入相方徵入朝新書宰相表炎相係大歷十四年佑時年四十五軍興治饋運係朱滔李希烈朱泚等亂約俱在德宗建中三四年間事而盧杞於四年貶則佑之出爲刺史在建中四年以前也貞元三年又入時佑年五十三其節度淮南大約在貞元七八年或十餘年自此以後在淮南甚久合兼濠泗觀察共有十餘年進書在此年中直至貞元十九年方復入爲宰相自是不復出矣約計佑歷事六朝元龢

代德順憲仕宦五十年出入將相屢遇戎寇紛紜為權臣所引而不為所累為奸臣所忌而不為所害以功名始終貴極富溢而壽躋大耋未嘗以纖毫挫辱幼則生長閥閱之門老則目睹昆弟諸子並登顯位且著述擅名傳至今千餘年部帙如新裒然為冊府之弁冕孫牧又以才稱能世其家學如佑誠可云全福自古文人罕見其比

李翰稱通典凡有八門舊傳云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佑得其書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

元禮樂書號曰通典獻書表曰書凡九門計貳伯卷似分門有異或疑翰作序時門類未定後復廣之故先後不同者非也觀佑自序以兵刑爲一皆稱爲刑與班史同所謂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故翰序言八門今其細目兵刑仍分爲二者合之中又自分也一食貨二選舉三職官四禮五樂六兵七刑八州郡九邊防

九門中禮居其一然禮共一百卷自四十一卷起至一百五卷止旣已歷敘吉嘉賓軍凶五禮矣而於一百六卷以下至一百四十卷共三十五卷俱撮取大

唐開元禮之文鈔謄入之仍以吉嘉賓軍凶爲次何
其繁複乎既以劉秩書爲藍本乃自序中隻字不及
復襲取官書攘爲已有以佑之事力撰集非難而又
取之他人者若是之多則此書之成亦可云易也
獻書表云孝經尙書毛詩周易三傳如日月之下臨
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
制愚管窺測莫達高深輒肆荒虛誠爲僭踰佑意以
經學但可明道非法制所垂惟與禮爲關法制欲撤
去經學以伸己之通典且深譏世之說經者多疵病
也然此書中偶涉經處每駁去古義別刱新說所云

輙肆荒虛誠爲億度者佑每自蹈之蓋唐中葉經學已亂故佑多狥俗今不暇毛舉姑就予尙書後案所辨數條如大陸九河流沙昆侖河源嶓冢漢源等考之則可見

憂闕

蘇州憂闕似難分曉故新改云前刺史母喪解佑毋在辭不行語似明了考錢希白南部新書辛卷云三銓之士具慶之下多避憂闕除則皆不受對易於他人然則此乃唐人語不宜改

不識佑母喪不去官

杜佑妻死而以妾爲正究屬小失佑之大節有虧在毋喪不去官耳新舊書皆於此無譏而但疵其寵妾何見之陋

新佑傳與舊異者

新於佑傳中添入父希望事極詳舊無傳末云爲人平易遜順人愛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方漢胡廣一句舊無寓貶於褒甚佳然云練達文采不及則不確佑練達何必不如廣而廣亦不作詩文何云文采不及乎其下云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芿鬱山股泉舊但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仍其

語可也必改之而入以莐字說文卷一下艸部云芀艸也从艸乃聲如乘切無莐字此字實屬杜撰新書好用林芀字如盧簡求傳亦云治園沼林芀置酒自娛是也而忽加人傍則非又考瀛奎律髓載宋子京春宴行樂家園七言律詩首句云園莐初乾小雨泥自注莐人去聲竊謂卽以莐代芀亦宜依說文讀平聲乃讀去聲則不知何據子京每好吳作董衡於簡求傳音如乘切於佑傳則云而證切草不翦一若分而爲二者如董衡本無知識以訾証訾所謂謬種流傳也股泉字亦瑚巧無理

杜悰常延接寒素

舊杜悰傳悰無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原本同桐鄉馮先生浩注李義山詩據說家以駁舊書此條之誤甚精新書則云悰才不周用出入將相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爲得其實舊不如新

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圖

舊李吉甫傳吉甫嘗分天下諸鎭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爲五十四卷號爲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等錄當時戸賦兵籍號爲國計簿凡十卷皆奏上之今此書鈔本流傳尚多而名爲元和郡縣

圖志竊以唐與漢不同當稱郡縣不當稱郡國且今書圖已亾獨志尙在不得省志字單稱圖舊傳所載殆其初成書時未定之名也自序卽係進書表中云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云云此尊號據舊憲宗紀元和三年正月癸未朔所上也又云天寶之季王途暫艱潏瀆紲解而不紲强侯傲而未肅逮至興運盡爲驅除蜀有阻隘之夫吳有憑江之卒莫不手足裂而異處封疆一平四海蜀謂劉闢吳謂李錡平蜀在元和元年平吳在二年表中但舉此兩事餘平叛皆不及進書時淮蔡未平故也又云臣吉甫當元聖撫運

之初從内廷視艸之列尋備衮職久塵台階云云舊傳憲宗即位召入翰林爲學士轉中書舍人二年春擢中書侍郎平章事本紀則在元和二年正月己卯是也又云每自循省赧然收汗久而伏思方得所効以爲成當今之務樹將來之勢莫若版圖地理爲切所以前上元和國計簿審戸口之豐耗續撰元和郡縣圖志辨州域之疆理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每鎮皆圖在篇首冠於敘事之前幷目錄兩卷總四十二卷案舊傳不言進書何年然先言郡國圖後言國計簿憲宗紀則云元和二年十二

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八年二月辛卯宰相李吉甫進所撰元和郡國圖三十卷又爲十道州郡圖五十四卷據此則國計簿在前郡縣圖志在後與進書表合但彼文之上文二年春正月吉甫已入相卽十二月之甲寅亦書宰相李吉甫封贊皇公矣不應於進書忽改稱史官此非是又州郡圖當卽郡國圖非有二重言之亦非若其卷數或云三十或云五十四皆與進書表不合未詳是年進書明年冬吉甫卒矣亦見舊傳

杜佑通典州郡門序目云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辯區

域徼因華知要害察風土纖介畢書樹石無漏動盈
百軸豈所謂撮機要者乎如誕而不經偏記雜說何
暇徧舉或覽之者不責其略焉自注云謂辛氏三秦
記常璩華陽國志羅含湘中記盛宏之荆州記之類
皆述鄉國靈怪人賢物盛參以賓證則多紕謬旣非
通論不暇取之矣吉甫進書表亦云古今言地理者
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採謠俗者多傳
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徵鬼神流于
異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
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羣生

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聖后之所宜周覽也此二段議論實獲我心二公皆唐中葉良臣學行名位並高固宜辭尚體要若合符節抑豈獨談地理者當如是凡天下一切學問皆應以根據切實詳簡合宜內關倫紀外繫治亂方足傳後掇拾鬼瑣騰架空虛欲以譁世取名有識者厭薄之

杜李兩家書佳處只在體段規模其學之狥俗則限于時代又開趙宋氣習地理沿革宂亂本易差訛再加以後人好改前人舊說則治絲而棼之矣前論杜

佑之謬而吉甫亦所不免觀予禹貢後案所駁諸條自明

元和志世無刻本傳鈔者缺第十八卷第十一葉以下及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六卷河南府河南縣中橋咸通三年造咸通是懿宗號三年上距吉甫之卒已四十九年則此書後人附益者多別見予所著蛾術編說錄門

自唐以前除偏方紀載外其通天下地理書如京相璠土地名闞駰十三州志魏王泰括地志之類皆無存者有之自元和志爲始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

元豐九域志歐陽忞輿地廣記祝穆方輿勝覽元無名氏混一方輿勝覽皆可參取要不及元和志

李藩王鍔二傳自相違

新百六十九李藩傳云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遂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此事舊一百四十八藩傳亦有然考新一百七十王鍔傳則知兼宰相之事未嘗寢二傳自相矛盾矣鍔事既未得寢則藩之執爭

爲徒然藩傳并此事可以不敘又鍔傳李絳欲阻之
亦不能

沈既濟論武后不當入紀

新沈既濟傳載既濟論武后不宜作本紀宜入列傳
而以中宗表年紀武后事此本采之舊書然則作舊
書者固早知有此段議論矣而仍以武后爲本紀作
新書者其意益深有取於既濟之論則竟從之可也
乃仍作武后紀且又入之后妃傳一人之身既列本
紀又爲列傳進退無據彼此兩歧反不如舊書專歸
於紀者猶差穩愜殆因紀中不便顯著其惡故邪宋

修唐史有何嫌忌而當諱邪舊書朱敬則等傳中醜穢之語新皆刪却是何意見竊又怪既濟以春秋公在乾侯書法自居笑史漢紀呂后之陋此尚可也乃又有云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爲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爲子夏殷爲帝周名之曰王此是何語詭妄不經大可駭詫新書既有取於既濟因藏其短爲之刪去論贊中痛詈舊史云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因淺仍俗不足於文宋祁亦太輕舊史矣其實互有短長彼我易觀得無更相笑乎

舊作沈傳師傳以傳師標首而附見其父既濟然既濟事約一千四百字詳載其奏議傳師只百餘字但有官銜絕無事蹟於體裁大不合此則不如新以既濟標題而附傳師為妥所增傳師事亦參倍之